



陸氏論醫集卷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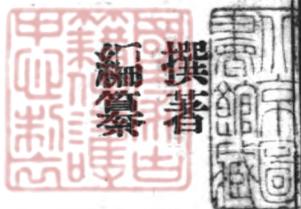
川沙 陸彭年淵雷

受業妻嘉定沈本琰

臟腑論 醫光

開場白

內經上說臟腑的部位功用。多半合不上解剖生理。四千年來中醫的學說。百轉千迴。脫不了內經的範圍。內經既是不合科學的書。所以中醫說的病理。就沒有一處合於科學。明明是神經病。中醫偏要說是肝病。明明是安和神經的藥。中醫偏要說是疏肝。外國人把 Liver (肝臟) 的作用一考查。覺得與神經病毫不相干。再也想不到中醫口中的疏肝藥。就是安和神經的藥。眼看著中醫用疏肝藥醫好神經病。心裏奇怪起來。一想情願。專誠請教中醫。要問個究竟。中醫呢。不消說得。自然是一東方風木。甲膽乙肝。水生木。木剋土。把四千年的國寶。一籮腦兒搬將出來。弄得



外國人白瞪著兩個碧眼睛莫明其妙。從此以為中醫學有些神祕性質。無色人種是學不懂的。就把研究中醫學的念頭。打掃得乾乾淨淨。依舊繼續他那「動物試驗」的最新方法。列位看官。吾們中國人受外國人的欺侮也夠了。這種醫病的巧妙方法。實在犯不著教給他們。好讓他害起病來。一個個死得精光。這才合著上海一句流行語。叫做「死脫外國人」。也叫看官們出一口怨氣。可是現在有一班做西醫的人。說起來還是四萬萬中的同胞哩。他不過到日本去吃了幾年「料理」。在日本課堂上點了幾年卯。跑回中國來。好像受了特種使命一樣。千方百計要破滅中醫。就中的頭兒腦兒。要算某甲某乙等幾個人。他們破滅中醫的工作。印書本出報紙不算。還要趨炎附勢。借政府的權威勢力。把活人濟世的中醫學。像泰山壓頂般壓迫下來。叫你立成齋粉。問他們理由呢。說來說去。不過是「中醫的理論不合科學」。某甲做的一部書。專門駁難素問靈樞。咬文嚼字。無非說內經不合於解剖組織生理胎生諸科學。在下只恨中醫界裏懂得些科學的人。實在太少。一向由著他

耀武揚威。沒人敢出頭批駁他。縱容得那班狐羣狗黨。把個某甲直推到雲端裏。尊他一聲打手。說「中醫的老巢。經我們的打手打倒了。」這幾句話。在下無意中從一本雜誌上看見的。那雜誌的名目與說這話的人。卻通通忘記了。不過在下罰得誓。絕對不是虛構。

在下自從研究醫學以來。對於某甲這部書。可以說得久耳大名。只是一向無緣拜讀。估量這部書。一定是精深博大。決不是平常人所見得到說得出的。好容易。直到今年夏天。從朋友處借得一本。一口氣看完。不覺倒抽一口冷氣。原來這部書說的話。也不過極庸極淺。只要中小學的學生。稍微有些科學知識。誰都見得到說得出。卻不道堂堂留日醫學士的大作。只有中小學學生的程度。這就是日本人教中國學生。定有一種特別方法哪。

民國初年的時候。江蘇中等學校。是一班留學日本的大教育家包辦的。這些大教育家的笑話很多。內中有一位。竭力提倡陽明學說。有人問他陽明是怎樣個人物。

他說是日本的先哲。還有一位。把日本老師的畢業訓話牢牢記著。逢人稱說。他說堯典上的「五月南巡守。十有一月北巡守。」夏天跑到熱地方去。冬天跑到冷地方去。可見中國人向來不講衛生。還有一位。想必是日本人最得意的門生了。他跑回來。做師範校長。訓話演說時。常說「你們中國怎樣怎樣不好。吾們日本怎樣怎樣好。」若不是日本人訓練的到家。好好的中國人。那裏會忘卻了切齒深仇。把日本認作「吾們。」那裏會忘卻了宗風祖德。把中國當作「你們。」在下一向在學校裏混飯吃。只道這些怪現象。祇有教育界裏有。如今才曉得醫藥界裏也有。

日本帝國大學。有研究漢醫漢藥的專科。東京還有一處漢藥實驗院。把中國藥品作動物試驗。不過不許中國人參觀。上海的同文書院。是僑滬日人的最高學府。向千頃堂書店買本草綱目。每年要幾千百部。中國藥銷到日本去的也很多。在下偶然問過一兩家藥行。據說當歸杏仁大黃巴豆甘松烏頭附子。多銷日本莊。在下不出國門。已經知道日本人對於中醫藥。這樣竭力研究。某甲某乙這班人。是日本人

的入室高徒。老師研究中醫。高徒豈有不知之理。但是依甲乙輩說來。中醫學簡直是殺人不見血的東西。可知這種論調。決不是出於甲乙輩的本心。一定是受了老師的特種使命。甘心做漢奸。要把能用中藥的中醫一網打盡了。中藥自然沒有銷路。好讓他老師賤價收買去。加上糖衣膠床。改頭換面。冒稱新發明。拿去爭醫藥上的國際地位。若說破滅中醫竟是甲乙輩的本心。那麼。他們的留學。簡直是枉空。白跑了一趟。對於老師研究醫學的趨勢。完全沒有見到。不過受了幾年特別訓練。糊塗油蒙了心。跑回來宣傳大日本帝國主義。像那些教育家一樣罷咧。這樣說來。日本人訓練的中國學生。委實可怕啦。毛詩小雅裏有首詩。「螟蛉有子。蜾蠃負之。教诲爾子。式穀似之。」就是說蜾蠃能夠把螟蛉教化得像自己一樣。吾想日本人竟是蜾蠃。茅塞未開的留學生。竟是螟蛉。不過螟蛉是螟蛉了。只怕真張實貨的學術。日本人還要留給他本國的青年。不肯教給你這螟蛉哩。如今青天白日時代。這些螟蛉式的教育家。犯了學閥的罪名。已經被國民黨裏忠實同志。一個個打倒了。只

有這些螟蛉式的醫學家。依舊是橫行無忌。列位看官。在這經濟絕交抵制劣貨的當兒。像甲乙一輩的劣貨。還不要一律抵制麼。國裏頭既是出了這些漢奸。日本螟蛉。在下就不得不把中醫所說的臟腑。一件件解釋出來。看官們就知道內經上的話。並不是憑空捏造。不但合於生理。而且病理藥理無一處不合。這樣一說破。一來。見得中醫學本是近情著理。人人聽得懂學得會。並沒有什麼神祕玄妙。二來。中醫界裏的守舊派見了。也可以不必死守五運六氣。給那班日本螟蛉拿住把柄。三來。社會上也可以明瞭中醫的真價值。不致被日本螟蛉的書報。攪亂是非。開場白說完。喝杯茶來。言歸正傳。先從脾臟解釋起。○以上創刊號戊辰十一月出版

### 論脾

先要知道解剖生理上的脾。是西醫心口中的脾。不是中醫所說的脾。西醫心口中的脾。西文叫做 Spleen。是箇卵圓形的東西。位於左邊季脅（即軟肋）之部。大小略如腰子。柔脆得很。甚易破裂。裏面血液很多。這東西在人身上究竟有什麼用處。現

在那班生理大家。還沒有弄清楚。有人說他製造白血球。有人說他毀滅紅血球。也有人說他把血液中蛋白質的老廢成分變成尿酸。議論紛紛不一。但是製造白血球是淋巴腺的職司。排除血液中老廢成分是內腎的職司。紅血球又是血中極重要的成分。無毀滅之必要。若說 Spleen 的作用就是這麼幾種。那就成了箇贅物。簡直可以不必有啦。可是人害起病來。這東西卻非常高興。往往要參加病變工作。凡是發熱的病。他總是興高彩烈。脹得肥肥胖胖的。好叫病人增加些痛苦。這就是西醫常說的脾臟腫大。害瘧疾的人。若使幾箇月不愈。左脅就得結成箇硬幫幫的痕塊。金匱上叫他瘧母。就是這東西脹大了不肯還原的緣故。外國人研究這東西的作用。犧牲了無數動物做試驗品。想盡方法。還是弄不明白。恍起火來。索性把他割掉。看這動物倒也不死。人身上有了這件東西。沒有叨著他的光。反而生出許多病痛來。除卻急性熱病之外。還有什麼脾血管堵塞哩。脾膿瘍脾腫瘍哩。巨大脾遊走脾哩。都是這勞什子不安本分的緣故。這樣說來。Spleen 這件東西。於人身上好像有

損無益。不如早早打倒的好。但是天生成的東西。多少總是有些功用的。不能因為科學家弄不清楚。就硬派他無用。看他組織是箇腺體。恐怕他也有一種內分泌哩。中醫說的脾呢。誰都知道是箇消化器官。與左脅骨裏的 Spleen 當然是絕不相干。所以內經靈蘭秘典論說。「脾胃者。倉廩之官。五味出焉。」六節藏象論說。「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。倉廩之本。營之居也。名爲器。能化糟粕。轉味而入出者也。」中醫把脾胃當做消化器。把大腸當做排糞器。把小腸當做泌尿器。現在生理學發明出來。知道脾不是消化器。小腸也不是泌尿器。因爲這箇緣故。外國人對於中學。死也不得明白。頭腦簡單的人。像某甲一類。就要把中醫學大罵了。看官們須知世界上的事物。都是先有「需要」。後有供給需要的事物。一切學術技藝。都是供給需要而產生。醫學也只爲供給治病的需要而產生。中醫學本是先有了經驗的藥方。再從藥效上推想出理論來。這種理論。在當時的知識範圍以內。能夠說明病理藥效。就算完事。只要治病有效。理論雖不能盡合事實。於醫學的需要上。並沒有缺

點。這層道理。在下已經在改造中醫之商榷裏發表過了。中醫的診斷治療。都是從健體病體各種機能的不同上定出方法來。病體機能與健體的不同。就是所謂症狀。中醫注意在症狀上面。至於臟腑的名目。不過當作說明「機能變化」的學術語。所以中醫的病名。以及疾病分類法。都根據症狀上生出來。現在的西醫。恰恰與中醫成了箇反比例。太迷信科學了。病名病類以及治療方法。都要從科學裏生出來。凡是科學的治療。就是無效也是好的。非科學的治療。就是有效也不肯用。自從有了病理解剖學。西醫的目光。就注照在病竈上面。自從有了病原細菌學。西醫的目光。就注照在病菌上面。至於機能上的變化。以爲不過是一種症狀。無關緊要。直到如今。病竈既沒法子剷除。病菌也沒法子消滅。一味價對症處置。弄得治療的效驗。幾乎等於零了。奉勸西醫。不要只管迷信科學。分些腦力出來研究研究機能上的病變。或者治療法可以有些進步吧。如今兜轉筆頭。又要說脾了。中醫說的脾。也是一種機能。僅僅當他是箇消化器官。實際上還隔著一層靴統子。抓不著腳踝骨上

痒處哩。

內經把脾胃代表消化器。脾與胃既是兩件東西。這其間也得有箇分別。不能媽媽虎虎混過去。先要知道飲食之目的。是要補充身體各組織的消耗。在幼少時期。還要供給全身發育生長的用途。食料吃下肚子去。並不是在胃腸裏遊歷一番就算了。須把食料裏的津液提出來。給胃腸吸收到血液裏。由血液循環到全身。再給全身組織吸收去。纔算達了飲食之目的。這樣說來。吸收是飲食上主要作用。消化反而是吸收的預備工夫。因為食物須溶解之後方能吸收。消化作用就是把「不溶解物」變成「溶解物」。把「不可吸收物」變成「可吸收物」。吸收作用是腸胃中毛細血管與淋巴管的職司。毛細血管吸收的食物。直接到靜脈管裏。淋巴管吸收的食物。經過淋巴總管。也到大靜脈裏。在小腸中的淋巴管。因吸收了許多富有脂肪的液體。顏色白得像乳糜一樣。與別處的淋巴不同。所以特別有箇名稱。叫乳糜管。內經把脾胃代表消化器管。脾與胃究竟怎樣分別呢。稍為加一點思索。就知道內

經把消化作用歸之於胃。把吸收作用歸之於脾。怎樣見得。因為太陰陽明論及厥論皆說「脾主爲胃行其津液」。津液就是已經消化溶解了的食物。你看內經當他是胃的成績。行津液就是把已溶解的食物吸收到全身組織裏去。你看內經當他是脾的成績。可知古人說的胃是指消化。說的脾是指吸收。若說內臟的組織呢。因古人不大開剝人體。所以不大看得著。軀殼外層的肌肉組織。是很明顯的。肌肉組織吸收到食物。就長得豐腴潤澤。吸收不到食物。就不免瘦削枯槁。吸收作用既叫「脾」。所以說「脾主肌肉」。肌肉的肥瘦。四肢上最顯明。所以說「脾主四肢」。多食多痰。肌肉瘦削的人。是能消化而不能吸收。所以叫他「胃強脾弱」。說到這裏。內經上「脾」字的意義。已是怡然理順。渙然冰釋。看官們平時或許瞧不起內經。當他是一部朽腐書。經在下這樣一解釋。或者要化朽腐爲神奇了。但是內經的神奇還不止於此。

無論毛細血管淋巴管。凡是吸收的食物。都入靜脈。靜脈血經右心房右心室。噴射

到肺裏。再經左心房左心室。噴射出來。由動脈運輸到全身。所以吸收的食物。先要經過了肺。纔能榮養到全身組織。這個道路。內經也已見到。所以經脈別論說。「飲入於胃。遊溢精氣。上輸於脾。脾氣散精。上歸於肺。通調水道。下輸膀胱。水精四布。五經並行。」靈樞榮氣篇說。「榮氣之道。內穀爲寶。穀入於胃。乃傳之肺。流溢於中。布散於外。」他說「上歸於肺。」乃傳之肺。就是說飲食先要經過肺。纔能傳布到全身。不過古人不知道心臟專司噴射血液。不知道大循環小循環都從心臟裏噴出。所以沒有說到心臟罷了。

中醫既把「脾」字來代表吸收作用。所以遇到了吸收障礙的病。就叫他脾病。治療上用催促吸收作用的藥。就叫健脾。吸收作用亢盛時。身上的水分。多數吸到了血管淋巴管裏。組織裏就不免比較的乾燥些。所以健脾藥都是帶些燥性的。催促吸收作用的藥。不但催促腸胃的吸收。一般也催促組織的吸收。從藥效上說來。健脾與脾病。竟是泛指任何部份的吸收作用。並不限於消化器官。既不是一部分一器

官的作用。若使從解剖生理的臟器裏。想找一件東西。與內經上的脾對照。自然一萬年也對照不起來。惲鐵樵先生曾經說。「內經之臟腑。非實質之臟腑。」這話雖未能澈底。比較死守舊說的中醫。已有上下牀之判了。單單一箇脾臟。就關係到全身機能。那裏是一箇實質的臟腑呢。中醫對準了病症用藥。從藥效上推究得各種病變機轉。把病變機轉概括起來。成立五臟的名目。及至把他解釋開來。卻無有一處不合於生理病理。這等近情著理。執簡御繁的學術。若使還有人說「靈素殺人四千年。」說「中醫愈病是幸中。不吃藥也會自己好。」這箇人若不是存心要破滅中醫。定是箇一竅不通的渾沌啦。

嘴裏說脾病。說健脾。實際是吸收障礙。是催促吸收。催促吸收也用不到開刀割治。那麼。嘴裏只管說脾。心裏連脾的形狀大小部位。一概都不知道。於治療上也毫無妨礙。前面說過了。中醫的目的。只要醫好病。並不要趕著解剖生理做跟屁蟲。莊子說的「得魚忘筌。」正是中醫學的絕好考語。不過到了現今的時代。還要「戊胃己

脾燥金濕土。」滿嘴亂嚼。那就只好算箇醫匠。不能算醫學。至於某甲這班人。到日本去學了箇 Spleen 拿回來與內經上的脾一比較。覺得籠頭不對馬嘴。就膽敢潑天大罵。說「靈素殺人。」那就只好算是笨驢。不能算學者。

琰按。醫光雜誌僅出二期而停刊。此臟腑論遂只論得脾家一臟。未及繼續。編纂本書時。擬請雷師續完。以篇幅太長。時間不及而止。惟遙從講義之生理補證於五臟六腑皆有詳細解釋。近日復取補證改成白話文。絡續登載首都新民報之國醫常識欄。以續成臟腑論。屬稿未竣。亦未能編入。閱者諒之。

用藥標準 自強醫刊長篇

開篇

吃藥是很危險的事情。吃得對。可以吃好疾病。吃得不對。就可以吃掉性命。而且吃得好病的藥。一定可以吃得掉命。倒過來。喫不掉命的藥。也就喫不好病。諸君試想。吃好病與吃掉命。一利一害。真是天差地隔。因為這個緣故。藥不好隨便亂吃。須經醫生看準了病。纔好用藥哩。有等醫生。知道藥不好亂用。又知道自己沒有看準病的本領。開起方子來。只用些吃不掉命的藥。說是「不求有功。但求無過。」病家呢。倒也很歡迎這種醫生。說他「用藥和平。不會鬧亂子。」豈知性味和平。吃不掉命的藥。要望他吃好病。那裏能穀。不如索性不吃藥。倒來得省錢省事。顧亭林的學問見識。在明末清初時候。真是一時無兩。他在日知錄裏說。「古之庸醫殺人。今之庸醫不殺人。亦不活人。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。其病日深。而卒至於死。」意思就是說。古時的醫生。用的是吃得好病的藥。凡是藥吃得好病的。比較上總來得猛烈。若是遇

著庸醫。沒有把病看準。這藥吃下去就可以送命。這叫做古之庸醫殺人。現在的醫生用的是吃不掉命的藥。凡是藥吃不掉命的。好比果子點心一樣。當然也吃不好病。若使這病來得凶險。天天吃果子藥點心藥。有什麼用。病勢依舊一天天進行。總歸要死了完結。顧亭林說這番話。不過稱贊古時的風俗質樸。做醫生的也帶些戾氣。又嘆息現在的風俗澆薄。做醫生的也一味滑頭。但是從病家一方面著想。患了真張實貨的病。若使遇著箇古之庸醫。果然有一半送命的份兒。也有一半希望。可以望他醫好病。若使遇著了今之庸醫。那就完全沒有希望。只好聽其病死。這樣說來。必不得已而求醫服藥。若使找不到良醫。還是找箇古之庸醫。來得上算。所以日知錄的下文又說。「而世但以不殺人爲賢。」意思就是說病家歡迎用和平藥的醫生。其實太不上算啦。這是亭林先生指導病家的一番苦心。亭林先生雖是箇念書人。對於人情風俗的利弊。卻非常熟悉。決不是空唱高調的書獃子。他老人家的話。很可以聽信。

在下要說句駭人聽聞的話。清朝乾隆年間。蘇州大名醫葉天士。是箇天字第一號大滑頭。論他的滑頭本領。足可以代表亭林所說的「今之庸醫」。他專門用不死不活的藥。他的醫學。簡直是狗屁不通。諸君倘若不信。請看中國醫學月刊第三第四第五期。若要知道他滑頭手段。請看陸九芝的世補齋醫書。不過九芝先生畢竟是狀元宰相的老太爺。說話很忠厚。不像在下扯開了喉嚨直倒罷了。葉天士憑著他那滑頭手段。把名聲吹得震天價響。自然有人跟他學醫。就不知不覺的傳了他一副滑頭衣鉢。學得幾套滑頭藥方。自己卻莫名其妙。所以凡是葉派醫生。就算存心忠厚。肯做古之庸醫。可憐也做不起來。因爲他腦子裏實在沒有吃得掉命的藥。叫他如何殺人呢。

記得大熱天裏醫過一個病。病家在斜橋之南。製造局路。里居姓名卻記不得了。病人是五十歲左右的女子。從頸根以上。大汗如浴。下面呢。一天二三十遍的清水瀉。照中國醫書上的說法。叫做「陽離於上。陰決於下。陰陽離決」。照規矩要死的。在

下看他家況非常之貧苦。不覺起了點惻隱之心。退還了診金。替他醫治。天天附子乾薑。一連吃了六天的附子理中湯。才止住了瀉。再用黃耆建中加龍骨牡蠣。止住了自汗。總算完全好了。當時看到第三天上。病家告訴我。「藥店裏夥友。說你先生是北方名醫。到南邊來行道是行不通的。」那時在下也不以為意。因為病勢危急。沒工夫體味這些閒話。如今想起來。在下那時地位很尷尬。一來。這病居然醫好。總究是微倖。二來。幸虧病家貧苦。悉聽在下蠻做。若使家況寬裕些。半途中另請了葉派醫生。一定要用不死不活的甘寒藥。這病就一定要死。死了之後。病家取出前後的藥方來。開箇羣醫大會評議。社會上多的是葉派醫生。英雄所見略同。一定是異口同聲。說大熱天怎好用附子乾薑。這病被姓陸的醫壞了。後來名醫挽救也來不及。那時候。就使在下生有一百張嘴。每張嘴裏有一百條舌頭。包管也分辨不來。那才嘔死人哩。

在下做這篇文字。居心要把用藥的標準。公開供獻於社會。天有不測風雲。誰也保

不住一輩子不害病。知道些用藥的常識。多少總是有益。上面說的一大堆話。卻並不是閒文。也不是故意攻擊葉派。因為在下學醫的時候。就知道只有張仲景的方。法真能夠醫好病。一向研究張仲景。些微有點心得。一面對於葉天士的學識。有真知灼見。知道他靠不住。而且現在有一班西醫。專門要破滅中醫。把中醫批駁得一文不值。據在下看來。西醫的話。也有幾句說得中肯。不過只好批駁葉天士。卻批駁不到張仲景。吾中醫界裏有了葉天士。好比人身上生了疔瘡膿血。引得一般蒼蠅蛆蟲來鑽吮。如今與其被西醫教訓。不如自己實行清黨。省得人家越俎代庖。這是一層。日本通行西醫已經五十年。中醫幾乎絕跡了。現在日本的中醫。又重新振興起來。成立了什麼東洋醫道會。皇漢醫界社。在那裏鑼鼓喧天的鼓吹。在下弄到了他們的書報。纔知道日本的中醫。完全是仲景派。他們有許多西醫。倒過來改習中醫。把張仲景佩服得五體投地。說仲景的功效。比「洋方」要捷速而妥當。而且有許多「洋醫」無法醫治的病。用仲景法可以速治。卻從來沒有一句恭維葉天士的話。

可見得葉天士的滑頭。只好哄哄蘇州人。卻哄不過日本人。日本人在二百年前。出了箇名醫吉益東洞。他把仲景所用的藥。一味味體貼出用法標準。現在日本復興中醫。也是吉益東洞的功勞。東洞的用藥標準。都有很明白的規定。不像中國人一樣。只說些寒熱溫涼活血理氣等模糊糊的話。近時又經那班新醫翻成舊醫的日本人。加一番實驗修改。尤其來得確切了。在下照他們的話。試用過幾次。都是有効的。如今把已試過的幾種。先公布出來。不知讀報諸君歡迎不歡迎。

人參

普通社會有一種心理。害病服藥時。藥方中病不中病。完全把藥價的貴賤做標準。倘若這藥價賤了。只得三四角錢。就是吃得病好。病人病家都不甚措意。以為這病本來輕淺。所以吃些草頭賤藥就會好。等於不吃藥罷了。若是藥價奇貴非常。一帖藥花了二三十塊錢。就把病人吃死。病家也決不怨醫生。因為價錢貴的藥。特別有一種名稱。叫做「扳藥」。倒說吃了這樣貴的扳藥。病還是不好。可知是病入膏肓。無

可挽救的了。那些滑頭醫生參透了這種心理。為招徠生意起見。自然要竭力迎合。於是乎開起方子來。總得寫上幾味價值貴些的藥。方案裏還寫幾句恐嚇話頭。又是什麼「防變」哩。「防延增劇」哩。「防其昏厥」哩。這法兒真個巧妙。一來。藥價貴了。病家的心理。一定以為這藥很有力量。二來。預先說了防變防劇的話頭。這病倘若果真變起來劇起來。醫生非但不負責任。還博得個先見的名聲。倘若這病不變不劇。乖乖巧好了時。自然是醫生的功勞。幾帖藥把些變呀劇呀昏厥呀。一概消弭於無形。你想這法兒巧妙不巧妙呢。方案上的恐嚇話。當然是醫生做的把戲。與病家無干。可是藥價的昂貴。病家也要負一半責任。因為誤認貴藥是扳藥。醫生自然要迎合病家的心理哩。要知道起死回生的大藥。多數是價值很賤。例如附子乾薑大黃（現在大黃也貴了。這是因為銷了日本莊的緣故。我們緩日再談。）芒硝巴豆瓜蒂等類。都是不值錢的東西。卻都配得上扳藥兩字的頭銜。扳藥中價值最貴的。自然要算本草書中第一味人參了。

有錢的人家。廚箱角裏多半藏著一兩枝老山吉林人參。些微有點不舒適時。就找將出來煎吃。醫生開的藥方上。若沒有一味人參。心裏就要說這醫生瞧不起我們。估量我們吃不起人參。據在下算來。富貴人的性命。枉死於誤服人參的。至少總有百分之三十以上。至於中下等社會的心理呢。也把貴藥當扳藥。與有錢人一樣。不過他們所謂扳藥。卻不是人參。乃是犀黃。(牛黃)這真是很奇怪的。或許是上海和浦東一帶的鄉風罷。在下常聽見人說。「犀黃都吃過了。病還是不好。」可見他們的心目中。把犀黃作爲回生奪命的惟一靈藥。而且具有萬能。可治百病的了。

有一天在下坐在一家藥鋪裏。來了一位勞農神聖。穿了深藍布的短衣犢鼻褲。手裏持著扁擔桿子。桿頭上繫著兩隻很大的空籃。赤了脚。跑得臭汗淋漓。一望而知是從鄉間到市鎮上賣掉了什麼蔬菜瓜果哩。他走進藥鋪。從口袋裏一把一把摸出些銅子來。說「買一千文犀黃。」這時藥鋪老班正陪著在下閒談。一聽見買犀黃的主顧。立刻堆下滿面笑容。躬身親自招待。只聽他向那勞農說。「犀黃一千文

是不好買的。起碼二千。纔好上戩子。如今你老哥來。特便別宜。算了二千罷。我們店裏的犀黃。最爲道地。你老哥若不信時。儘管拿向別家去比。若是那家的貨物比得上我們的。我便一文也不要。」說時取出一箇洋鐵筒。去了蓋。解開了一層層的紙裏。把犀黃給那勞農看。兩人講來講去。講定了一千五百文。正要動手稱時。在下卻耐不住了。走上去把老班的手一按。說道且慢。便問勞農。你買犀黃給誰吃。害的是怎樣的病。他說是小該子傷風。在下又問你家的小孩子。是否三房合一子。他很詫異似的問在下怎麼知道。……其實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。因爲看這勞農的神氣。平日間用錢是非常吝嗇的。如今成大把銅元。買犀黃給孩子吃。可見這小孩子是他們家庭中惟一重要人物了。……他告訴在下。小孩子是兩房合一子。年紀只得五歲。傷風咳嗽。七八天沒有好。還有些頭痛。在下就很懇切的開導他。咳嗽頭痛。用不到犀黃。吃了犀黃。病反要重。我替你另外用幾樣藥。功效又靈。價錢又便宜。吃了若不對。你只管來向我問話。我賠償你一百畝良田都使得。這藥鋪老班便算是證

人好容易說得這勞農歡喜起來。千恩萬謝的請我開方。我就寫了個疏解藥方。叫老班照配。老班瞪了我一個白眼。把張嘴撇得像豬八戒一樣高。一步一懶的配好了藥。拿算盤滴滴答答一算。只得二百三十文大錢。勞農拿了藥去了。在下又向老班說。你休得怪我。淨賺他不過一千五百文錢。萬一吃壞了這兩房合一子。斷了人家羹飯種子。這罪過才大哩。幸虧這老班平時也吃素念佛。也肯掏出百十塊錢來。捐助慈善事業。聽了在下的話。也就罷了。諸君試想。不過是傷風咳嗽。只因二房合一子。就大破慳囊的吃起屎黃來。這是從那裏說起。

今天的正文。是要說用人參的標準。因為人參是貴藥。連帶想到社會上迷信貴藥的習慣。就說上一大篇。諸君不要以為是閒文廢話。倘把在下的意思逢人勸說。就暗中保全了不少人命。世界上若有因果報應。諸君這一場功德。其實不小。包管會發財發福。多子多孫哩。閒話休題。如今要說到人參的用法了。

人參並不是萬能的靈藥。所以並不是一切病都可以吃得的。普通的西醫。迷信化

驗。他說把人參化驗出來。並沒有治病的有效成分。因此把人參作為價貴而無用之物。這也說得不是。須知現在的醫化學程度。還很幼稚。不能靠他解決醫藥問題。這也是本篇題外之文。不必細說。中醫呢。又把人參說得神妙不可思議。說什麼「大補陰陽。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。」這法螺也吹得太大了。吉益東洞把傷寒論金匱要略裏用人參的方劑。彙集起來。得到一個張仲景用人參的標準。這纔明白準確。他說「人參。主治心下痞堅痞鞭支結也。旁治不食嘔吐喜唾心痛腹痛煩悸。」吉益東洞說的。皆是傷寒金匱裏的學術語。普通人看了。不容易瞭解。在下先把他約略解釋幾句。「心下」並非確指心臟之下或心尖之下。古人稱胸骨部位為「心」。因此鳩尾骨下的部位就叫「心下」。鳩尾骨下的部位。現在的中醫叫他「腕部」。腕部的裏面。剛好是個胃。這樣說來。心下痞堅痞鞭支結。其實是「胃中痞堅痞鞭支結」。因為胃外面的腹膜與腹肌肉。不會起痞堅痞鞭支結的感覺也。「痞堅痞鞭支結」是病人自己的感覺。就是胃中悶氣。像有什麼東西撐住在裏頭。

這時若用手按他氣悶的地方。隔著肌肉腹膜。可以覺得裏頭有個鞭（即硬字）塊塊的界線又不甚分明。這就是心下痞堅痞鞭支結的自覺證與他覺證。「不食」就是吃不下東西。喜唾就是常常吐痰。「煩悸」也是心下一種自覺證。煩是似餓非餓。似飽非飽的感覺。悸是霍霍地動盪的感覺。煩悸感覺也在心下。

以上吉益東洞說的用人參標準。在下躬親試驗過。都是十分有效的。不過有一層意思。須得補充一下。辨病證的寒熱虛實。辨藥性的溫涼補瀉。是中醫學的第一步大綱。東洞卻把寒熱虛實溫涼補瀉。一箇腦兒推翻了不信。因此也不承認人參是補藥。東洞的學說。以及為學方法。在下是處處十分佩服。只有這一層。卻不敢附和他。現在要補充的。就是這一層。人參究竟是補藥。用人參的病。究竟是虛證。儘有全身證狀是實證。局部的胃必須有虛證。纔可以用人參。傷寒論中。桂枝新加湯證的「脈沈遲」。四逆加入參湯證的「脈微亡血」。通脈四逆湯加減法。「利止脈不出者。加入參。」可見人參有增高血壓。救治亡血的功效。這就是人參補虛的憑據。若是

實證而誤用人參。那當然是無益有損了。關於這一層。湯本右衛門卻說得周密了。湯本氏的著作。我們那位劉泗橋君正忙著翻譯。一期期登載出來。如今在下把他說人參的一段。先行譯載出來。泗橋哥。你休得怪我搶生意經。

湯本云。大抵用人參之法。其主目的為胃衰弱。因新陳代謝機能衰減。伴起痞鞭。其副目的為伴發之食機不振。惡心嘔吐。消化難而不食。下利等證。苟或反此原則而用人參。必有害無效。假令雖有胃衰弱之徵。而無心下痞鞭。則不可用人參。雖有心下痞鞭。而無此機能衰減之候。亦不用本藥。例如柴胡桂枝乾薑湯證。雖為胃力衰弱。胃內呈停水之狀。然心下不痞鞭。故不用人參。大柴胡湯證。心下雖痞鞭。然此痞鞭是實證。且總證為新陳代謝機能亢進。故亦不用人參。（下略）

讀者諸君把東洞與湯本的話參合起來。就知道怎樣的病。必須用人參。怎樣的病。不可以用人參。就不致於濫吃人參。顛倒把病弄壞了。在日本。人參的等級有三種。最普通的叫竹節人參。比較好一點的叫直根人參。最上等的叫御用人參。我們中

國藥鋪中。卻沒有這樣名目。在下的經驗。凡是普通方劑。如小柴胡湯。生薑瀉心湯等。用些太子參就有效了。落得價錢便宜。人參證比較重一點的。如理中湯等。用些人參鬚。也可以將就了。至於極重的病。如通脈四逆證。利止脈不出。那就非吉林老山不可了。若誤服人參。需解藥時。只消三錢萊菔子。就可以把所服的人參消除淨盡。

### 桔梗

在下大羅大鼓的做這篇用藥標準。剛剛做了一味人參。第二味就做起桔梗來。在稍有本草知識的人看了。覺得太凌亂。太沒有輕重的次序了。不過在下對於桔梗的用法。有些小小會心。小小實驗。因此就急於說出來。這就合了兩句俗語。叫做「小人不藏財。三個零錢就顯出來。」

桔梗。普通用來治咳嗽。治咽喉痛。都有效驗。可是本草上載著一位先生的議論。真是妙不可醬油。他說。「桔梗爲諸藥舟楫。能載諸藥上浮。」照他這樣說法。藥劑中

用了一味桔梗。這碗藥湯就浮在喉嚨口。咽不下去了。或者衝牆倒壁的大黃。若與桔梗同用。就會變成極劇烈的吐劑了。像這種糊塗話。說的人。真虧他說出來。做書的人。也虧他一字不改的記上去。學醫的讀了這種書。包管愈讀愈糊塗。一世也不會高明。

張仲景用桔梗的方子。桔梗白散與桔梗湯。皆主「濁唾腥臭。久久吐膿。」這皆是呼吸器病。近世用桔梗治咳嗽。正是此意。排膿湯及排膿散。皆用桔梗。排膿湯中的桔梗。用得最重。這兩箇方子。雖不說主治何病。然而列入瘡癰腸癰篇中。方名又叫排膿。自然是專於排膿了。排膿湯除了桔梗。只甘草生薑大棗三味。這三味皆沒有排膿作用。可知排膿是桔梗的功效。吉益東洞根據了這幾點。斷定桔梗的功效是排膿。但是白散桔梗湯所主的濁唾。簡直是痰。不是化膿球菌所釀成的膿。就算久久吐膿。所吐的也未必是真膿。在下於是悟得仲景之所謂膿。是指人體內不當有而有的半流動體。上之在氣管支氣管。下之在腸。凡不當有的半流動體。皆謂之膿。

而桔梗皆有本領把他排除掉。桔梗既能排除下部的膿。可知「載諸藥上浮」之說是不對了。不過桔梗雖能排膿。若要排上部的膿。須與貝母杏仁等治肺藥同用。若要排下部的膿。須與枳實橘皮等腸胃藥同用。這樣說來。桔梗不能載諸藥上浮。諸藥卻能把桔梗上行下達。指揮如意哩。在下於是變些新花樣出來。應用這味桔梗。

前幾天痢疾很多。佔了病人中十分之六七。不過今年的痢疾。來勢輕。容易醫治。在下所醫的痢疾。在前一個月內。約有一百四五十人。沒有一個死的。最普通的。從初起到病愈。約共七八天。這七八天中間的三三天內。所下的完全是凍。不雜一些兒大便。吾想腸子裏這些凍。也是不當有的半流動體。也可以請桔梗去排除他。於是就在黃芩芍藥枳實等痢疾藥中。重加桔梗。市醫用桔梗。不過幾分。吾卻用到錢半。乃至二三錢。結果凍就下得很多很爽。凍將完時。就有明公正氣的大便。伴著下來。這痢疾就快要全愈了。在下經過了這一番實驗。一發信桔梗的效用是排膿。不是

什麼「載諸藥上浮」。一方面眼見得時下俗醫。東也討關子。西也探口風。弄得幾首效方。自己就守口如瓶。非至親密友。不肯告語。在下是深惡痛絕。所以把自己的治病心得。赤裸裸地顯諸大眾。

話是說完了。還有一段尾聲。有一次。治痢疾。寫藥方。開首第一味就是桔梗。剛巧旁邊有位懂醫藥的朋友看著。在下知道他決不明瞭吾用桔梗的意思。就問他。「用桔梗治痢疾。你道奇怪嗎。」那朋友答道。「你老哥真聰明。肺與大腸為表裏。用肺藥治腸病。真是合乎古訓。」吾笑得合合地。說道。吾何嘗聰明。你才聰明呢。吾用桔梗治腸病。卻忘了桔梗是肺藥。虧你點醒吾。」諸君。中醫書裏。像「肺與大腸為表裏。」這一類的憲法條文。其實太多了。那班俗醫。把些條文。念得滾瓜爛熟。凌亂無章的塞了一腦子。遇到寫方案。發議論。或是教授生徒的時候。揀合於自己主張的。任便搬一條出來。便可作為鐵案。成強有力的理由。譬如用桔梗治痢。贊成的呢。就說肺與大腸為表裏。應當用的。反對的呢。又好說痢須下達。不當用桔梗上浮。真所

謂此亦一是非。彼亦一是非。叫人茫無適從。若要中醫學有進步。須把這種糊塗條文一掃而空。才有真非出來。在下與幾位同志。辦的上海國醫學院。一切課程。都本了這個宗旨講授的。清夜捫心。覺得不至於誤人子弟吧。○以上第一號已巳九月出版

麻黃 桂枝

列位看官。可知道今年今日。陸淵雷的生活狀態是怎樣。聽我道來。每天七點半起身。穿衣服洗臉嗽口。費去三十分鐘。因為更沒有時間了。就實行廢止朝食。八點鐘。跳上上海國醫學院的講臺。上課。九點鐘。從華龍路奔到南市王家碼頭。幹那勞什子的送診。挨到十二點鐘。好容易吃了碗飯。丟下碗箸。還得奔回國醫學院。趕午後一點鐘的課。不幸又套了箇教務主任的頭銜。不能十分有名無實。課後就得料理些事務。憚鐵樵先生有三位女公子。坐在家裏讀書。需要中文教員。文學太桂花的不。教授法太呆板的不要。年老的。因為精神不。不要。年歲太輕的。因為學

生是小姐。也不要。憚先生千挑萬選。卻點中了箇陸淵雷。憚先生是陸淵雷學醫的老師。老師的驅遣。再忙些也得承受下來。於是四點鐘以後。還得坐一旬半鐘的冷板凳。離開了那條冷板凳時。或有友朋邀去治病。或有其他私事。免不了又做一回馬路巡閱使。大概七句鐘回到國醫學院。就握著小竹杆。絞腦汁了。這幾年在上海幾箇醫校裏教傷寒金匱。編的兩種講義。『傷寒今釋』被衛生報拿去登了出來。『金匱今釋』被中國醫學月刊拿去登了出來。豈知引起了讀者諸君的興味。來問全書何時出版的信。少說些。每星期有兩封。『女為悅己者容』。少不得把舊稿子澈底整理一番。預備印出來獻醜呈正。可是學問這件東西。是跟著年歲變遷的。去年很得意的著作。今年看了。自己覺得紙漏太多。不愜意。最好讓我一年年脩改下去。假定一百歲要死。直到九十九歲那年。把書印出來。纔得躊躇滿志。如今既是急於趕嫁。就說不得了。只得盡心竭力。大修改一番。竟有十分之二三。把舊稿完全廢棄了重做的。稿件一批批送給印刷所排版。還為討好讀者起見。親自擔任校對。每版

要校過三遍。纔去打紙版。這樣一來。電燈底下的工作。就駁得受用了。往往弄到兩三點鐘睡覺。至於剪髮洗澡出大恭。甚而至於撒尿放屁。都得預算箇相巧的時間。忙得這個樣子。外間相識的朋友。不相識的神交。寫信來詢問事情。研究學問。實在來不及作答。一封封積在書桌上。只管望著他抱歉。有時僕歐們看見了。不問情由。擄掇到字紙箋裏。付之一炬。在下也無可如何。說到這裏。就連帶向盼望復書的親友們。很誠懇的道箇歉。

做報裏的主幹。廣和老弟。天天嬉皮癩臉的催索稿子。沒奈何。就寫上麻黃桂枝兩味。做這一期的資料。說起這兩味藥。也很可憐。在張仲景時候。好像是兩位黨國要人。發表解肌。祛水降衝。非得這兩味藥列席。就開不成會。做不成事。如今呢。——尤其在上海一帶。——卻變成箇時代落伍者。藥鋪裏雖也備下這兩味。只是湊湊數。一年銷不到一斤半斤。這爲什麼緣故。因爲大家當作是猛烈藥。醫生不敢開上方子。病人不敢咽下喉嚨。就自然而然的投閒置散起來。蘇州人本來著名是文弱吳

儂。膽子特別精細。又加出了位天醫星葉天士。把仲景的成法。澈底的革了命。從此蘇州人害病吃藥的時候。就配說一句話。叫做「麻桂無緣」。可是有多數病。非吃麻桂決不會好的。清朝道光咸豐年間。有箇孟河出產的醫師。羨慕蘇州的富庶。跑去掛牌治病。方子上開了些麻黃桂枝。病人就搖頭吐舌地不敢吃。他老人家沒法了。只得向藥鋪裏疏通起來。用麻黃濃汁收乾在豆卷裏面。他方子上開了豆卷。藥鋪中就把麻黃浸過的豆卷配出來。在病人。看見方子上只有豆卷。沒有麻黃。就大著膽子喝下去。其實是等於吃了麻黃。不知不覺的病就好了。這也是這位孟河醫師的一種權宜之計。天下事若要不知。除非莫爲。不消幾年。蘇州的土產醫師和病人。都打聽得明明白白。知道豆卷是浸過麻黃的。豆卷又是蘇醫的看家拳頭。十張方子有九張要用。——要不是這樣。孟河醫師用來浸麻黃的。也不一定要豆卷了。——心想藥鋪中竟把猛烈殺人的麻黃汁。收入豆卷裏。這不是同我們醫生搗蛋麼。用了豆卷。就得硬叫人吃麻黃。只怕醫一箇死一箇。那就飯碗要砸破了。於是乎

也成羣結隊。向藥鋪說明。凡是吾們蘇醫用的豆卷。只許清水漂浸。不許蘸著些兒麻黃汁。因此。方子上就大書清水豆卷。以示區別。如此以譌傳譌。一直到如今。蘇州上海一帶的醫生。大多數歡喜寫清水豆卷。卻當他是味發汗藥。這是把道咸年間蘇醫的藥名。硬冒上孟河醫的效用。真所謂張冠李戴。兀的不好笑煞人。諸君如若不信。請把本草綱目翻開一看。綱目裏只有大豆黃卷。那裏有什麼清水豆卷的名目。大豆黃卷的功効。從本經直到李時珍。只說「治濕痺筋攣膝痛。五臟不足。胃氣結積。益氣止痛。去黑疸。潤肌膚皮毛。破婦人惡血。宜腎。除胃中積熱。消水病脹滿。」那有發汗解肌的功効呢。○以上第二號己巳十月出版

江湖上的醫生。與普通社會的心理。認麻黃為溫熱性的發汗藥。輕易不敢嘗試。不錯。麻黃是溫的。是發汗的。但是麻黃的溫。須不比附子乾薑。溫斂也有限。說箇比方。好比適口的溫湯。冬天喝了似乎暖。夏天喝了也並不嫌熱。麻黃若與石膏一同用。反變成很涼的涼藥。仲景書中的「麻杏甘石湯」「越婢湯」便是麻石同用的涼藥。

這樣說來。麻黃性溫一層。可以不必顧慮了。若說到發汗。那就有箇研究。汗液中的成分。除卻水分以外。多半從蛋白質變成。因此之故。倘若這人有榮養不良的證據。知道他身體內缺少蛋白質時。不可發汗。發了汗時。蛋白質分解消耗得更多。榮養液更其要不足了。這個弊端。中醫叫做「亡津液」。這是一層。還有一層。汗液流到皮膚面上。就蒸發成汽。飛散於空中。當他蒸發的時候。必須吸收身體的體溫。因此之故。倘若這人生出體溫的官能不健全。或竟體溫低落。不及攝氏表三十七度的標準體溫時。也不可發汗。發了汗時。體溫被吸收得更多。來不及補充。體溫低落下去。可以使身體上一切機能。都跟著停阻起來。這箇弊端。中醫叫做「亡陽」。亡津液與亡陽兩箇弊端。不問什麼發汗藥都要防他。不但是麻黃。可怪那班俗醫。見了三四分麻黃。便嚇得倒躲不敢用。卻歡喜用紫背浮萍。竟用到二三錢。豈知浮萍的發汗。比麻黃要利害十倍。在下親見一箇病人。吃了一錢半浮萍。一身大汗之後。弄得手癱腳軟。將養了七八箇月。纔得復原。偏是這些朦朧懂懂的社會。不敢吃三四分的

麻黃。反情情願願吃二三錢的浮萍。在下也會堵口噁音。著實開導他們一番。無奈看他們神氣。總是不肯相信。這纔是「自作孽。不可活。」可憐而不足惜哪。麻黃的效用是發汗。發汗的弊端。是亡津液與亡陽。倘使這人津液不虧。陽也不虛。那就不怕發汗。換句話說。就不必畏忌麻黃哩。諸君試看勞力的苦工。那一天不出幾身大汗。再看夏天。那一人不出幾身大汗。何嘗見他們亡津液與亡陽呢。至於醫藥上用麻黃。第一箇目的。正因為津液太多。第二箇目的。正因為體溫太高。津液太多。或體溫太高。而吃麻黃。正如餓了吃飯。裏急了出恭。有什麼害怕。若說醫生本領低。看不準。只好開幾味和平藥。混口飯吃。那麼。又為什麼放膽用浮萍呢。總而言之。醫界裏不學無術的江湖太多。卻被他們造了空氣。弄得黃鐘毀棄。瓦釜雷鳴。如今吾們辦學校。出報紙。大聲疾呼。一時那裏挽得轉狂瀾呢。

什麼叫津液太多。就是全身或一部分。含有蛋白質的液體太多。例如水腫。是全身津液太多。痰飲。（本在胃腸。時師以指呼吸器病。今姑從俗。）是氣管裏一部分津

液太多。古書上說的水氣病痰飲病。倘使那些水份。利於從皮膚中趕出。那就是適用麻黃的標準。就是用麻黃的第一箇目的。依張仲景的規矩。為第一目的。而用麻黃。多半與石膏同用。上面說的麻杏甘石湯。越婢湯。就是榜樣。什麼叫做體溫太高。就是發熱罷了。人體的溫度。源源不絕地生出來。也源源不絕地從皮膚放散到空氣裏去。生出與放散。須得一樣多少。纔能保持三十七度的標準體溫。纔合於人體的生活條件。倘若生出不加多。放散減少時。就要發熱。放散不減少。生出加多時。也要發熱。生出加多。放散又減少時。尤其熱得利書。不管他生出的多不多。只要放散減少時。統得用麻黃發汗退熱。這就是用麻黃的第二箇目的。依張仲景的規矩。為第二目的。而用黃麻。必須與桂枝同用。麻黃湯。葛根湯。青龍湯。就是榜樣。

發熱的原因。非常之多。怎麼知道是放散減少。而應當用麻黃呢。那也不難。第一病人的皮膚乾燥無汗。第二病人自覺頭痛怕冷。第三脈搏浮。這發熱頭疼惡寒（即怕冷）脈浮。張仲景叫他做「太陽證」。太陽證的病理。說來話長。而且不在這篇目

的範圍之內。只得不說了。看官們定要問箇究竟時。在下另外有一部「傷寒今釋」。快要印出來了。那是規規矩矩一部醫書。不像這篇躑躅裏躑躅的白話文。那部書裏說得明明白白。諸君一看便知。如今且說無汗一證。知道皮膚緊閉。體溫的放散一定減少了。所以用得著麻黃發汗。好好的。爲什麼體溫的放散會減少起來。那一定另外有一種病毒。在他身上作怪的緣故。不過人身體對於病毒。天生下來就有抵抗驅逐的本能。抵抗驅逐的道路很多。做醫生的應該考察他用的是那一條路道。考察定了。用藥幫助他。這是醫藥的一箇原則。考察得有「太陽證」。就知道身體要把病毒從皮膚裏趕出去。那就要用發汗解肌藥去幫助他了。因此之故。發熱無汗的太陽證。就可以——而且必須——用麻黃桂枝。這纔是一舉兩得。既放散體溫。又驅除病毒哩。不過有汗的太陽證。就不可以用麻黃。因爲既是有汗。可見得發熱的緣故。並不是體溫放散減少。用了麻黃。恐防要亡津液。若與桂枝同用。尤其恐怕要亡陽了。

若爲第一箇目的。——逐水氣——而用麻黃。無汗的當然要用。有汗的也要用。因爲水氣病有汗。尤其知道身體要把水氣從皮膚裏趕出。索性用麻黃。幫他趕箇罄盡。病自然好了。既是水氣。就不怕他亡津液。不與桂枝同用。也不怕他亡陽。所以仲景書中。麻杏甘石湯。越婢湯的證候。皆是汗出的。而且不一定發熱的。而且多數屬於慢性病。沒有太陽證的。

以上說的麻黃標準。皆從發汗說來。但是麻黃的效用。不但發汗。還能治喘息。本來張仲景用麻黃的證候。十之八九有喘的。俗醫卻不曉得。三十餘年前。日本人長井義。從麻黃中分析得一種植物性鹽基。叫做「愛弗特靈」。Ephedrin 五年前。中國人陳克恢博士。發明「愛弗特靈」的化學構造式。與西藥之副腎精 Adrenalin 極其類似。副腎精本可以治喘息的。而「愛弗特靈」治喘息。尤其有效。而且沒有副腎精的危險副作用。所以麻黃治喘息。現在的西醫。差不多人人知道了。中醫反而多不知道。你道可歎不可歎。吉益東洞說「麻黃主治喘欬水氣」。真是不錯哪。但是喘欬

屬於虛的。麻黃卻是用不得。例如肺癆病及老年痰喘等。皆不可用麻黃。老年痰喘也有實的。在下曾用麻黃治好一人。那就要有辨別虛實的本領。非三言兩語說得明白。也非本篇的範圍。只得不談了。卻有一椿。據化驗的結果。麻黃的有效成分。不過千分之三。多至千分之五。那麼。用五分麻黃。實際藥力只得二毫五絲。二毫五絲的藥。憑他怎樣劇烈。憑他怎樣重病。總吃不死人吧。湖北地方通常用一二錢。四川用到三五錢。那纔要把細些。江浙通常用三四分。還是不敢吃。在下真是莫明其土地堂了。○以上第四號已巳十二月出版

陸淵雷從本年一月裏。做了篇用藥標準的麻黃。與讀者諸君相見後。一向銷聲匿迹。不曾繼續。害得讀者諸君紛紛函促。對不起得很。記得有位畫家。在他所作的山水上。押一顆成語圖章。叫「五日一山。十日一水」。如今在下這篇大作。倒也可以押上一章。叫做「五月一麻。十月一桂」。諸君若問在下何以如此拆爛污。一來是性情太懶。二來是工夫忙了些。三來有件非同小可的原因。叫在下灰心。對於宣傳國醫

藥的義務工作。有些兒不敢繼續努力。諸君橫豎歡喜聽在下的扯淡。在下就一一從頭訴來。

在下插身到社會。本不是中醫隊裏的人物。向來在教育界裏混口飯喫。教書從初等小學。直到高等師範。教鞭粉筆。風味飽嘗。自從五四風潮之後。那些莘莘學子。多一分愛國的熱血。便少一分讀書的光陰。眼看他們天天游街示威。沒工夫上課。把箇在下空閒得無書可教。在下不好意思拿乾薪。喫白飯。而且那時的教育界。正是努力革新的時代。許多教育大家費盡手腕。取到了地盤權力。往往來不及把他的抱負施展出來。便被那更革新的人物排擠而去。換句話說。只有革新的分兒。沒有施教之餘地。恰好是一箇小小政局的雛形。在下自願。只會教幾句死書。什麼交際活動。卻是絲毫理會不來。擠在教育界裏。也覺自慚形穢。因此上賭氣。丟下這破飯碗。別謀超然獨立的噉飯地。立志要學俗語所傳的姜太公釣魚。叫做「願者上釣。不願者去罷」。返躬自問。從小塗雅。那幾筆篆隸草真。還勉強看得。就想從此生發。

賣字罷。回頭一想。不好。賣字生涯。果然是超然獨立了。但書畫這種東西。寒不可衣。飢不可食。人家花了錢。去做裝飾品。那麼。我的生活。等於開了奢侈品製造廠。依舊替社會分利。喫白飯。做米蛀蟲。良心上總覺慚愧。於是纔半路出家。學起醫來。又因為中醫的治效。很有勝過西醫的地方。可是中醫的說理。總是恍恍惚惚。不像科學有真憑實據。科學的大部份是真確的。中醫治療的大部份也是真確的。料得中醫的治法。一定閤合科學。苦於無人能理會出來。在下就決計投身中醫。努力搜求中醫治法的科學原理。從甲子年起。翻出傷寒論來從頭細讀。這是在下學醫的動機。若問在下甲子年前有無醫學根柢。哈哈。那簡直是一竅不通。在下以前所用功的。國學方面。如經學。小學。性理學。文學。史學。（包括政治地理等）以及目錄版本。金石考據。都有些門徑。科學方面。最用功的是數學與天文。至於理化生理之等。也略知大概。其他陰陽術數一流。漢宋易學之外。如大六壬。文王課的占卜。子平神峯的命理。皇極經世的推數。也因好奇心盛。理會過一二。近來幾位保存國粹的大醫。

見在下極端反對五行運氣一派話頭。往往大罵離經畔道。說「中醫須深通陰陽造化之理。」以為在下是門外漢。哼。若使在下真同他談起陰陽造化來。只怕他們雖自命深通。也未必難得倒在下哩。可是在下一肚子的雜貨。於中若要挑些醫藥知識時。實不相瞞。恰恰只有兩件。只曉得喫了麻黃會出汗。喫了大黃會出恭。除此之外。一無所知。這幾句話。在下對朋友常說。對醫校裏學生。也屢說不一說。這叫做學問公開。大張曉諭。在下羞恥之心未泯。何必藏頭露尾。搭空架子吹牛呢。在朋友學生們。聽了在下這些話。卻也不加輕視。至於遠地神交。儘有不明真相的。有人到南京。遇到一位西醫。他從廣濟醫刊裏見過在下的議論。問起「你們上海有位醫界耆宿陸淵雷。這人想必六十多歲了。老兄可認識他。」那裏知道在下學醫不過六七年。年齡也只好蘇州人討價。打箇對折。不過三十開外。如今據實招供了。省得外界胡猜瞎說。

話愈說愈遠了。諸君可知道學問的淺深。不可以修學的年歲為比例。果能用功。則

「別來三日，便當刮目相看。」在下六七年工夫，祇有這些心得。自己還覺慚愧哩。同一用功而進步大有遲速。一則資質有敏銳與遲鈍。二則用功有得法與不得法。現在的學校制度，限定了課程，定要挨過若干年，纔能畢業。在下覺得埋沒了不少英才。這是在下親身經歷的事情。當在下做學生，上教室聽講時，以為這種功課，一望便明，可以不學而能，何必嘵嘵細講。於是桌上攤著課本講義，桌下膝蓋上，卻是木板舊書，埋頭偷看。耳朵裏聽到教員講到精采之處，纔一抬頭，看看講義課本，出了教室，與課本講義更是無緣了。同學中儘多馴良用功的人，上課時，目不斜視，耳不旁聽，下了課，還攤出課本來細細溫習。等到大考時候，在下總不會落在他們後頭。因此在下頗自喜聰明。那知更有聰明的人，他上課時，與在下一樣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卻並不另外看木板舊書。終日嘻天哈地，胡說八道。考起來也是名列前茅。在下偶然同他談些學問，他也應答如流，把在下驚得呆了。不過覺得性情不投機，不能十分知己而已。後來這人太落拓了，嫖賭鴉片，無不嘗試，以致潦倒起來，真是可

惜。這樣看來，人的資質相差，竟有如此之遠。若論用功的得法不得法，似乎比資質更緊要。科舉時代，多數人知道「時文」是獵取功名的惟一利器。於是把些高頭講章小題文府之類，埋頭沒案價揣摩。少數人，不屑屑於舉業，把經學小學，切實用功。臨考試的一年半載中，略略讀幾篇時文，結果，前一種人，時文並不高明，只落得一身酸腐。後一種人，時文更覺超絕，而且腹滿五車。這就是用功得法不得法的區別。讀者諸君，不少高年碩學，定知此言不謬。在下十五六以後，用功經學。那時從著一位老師，姚孟鴈先生，指點門徑，教從漢書藝文志入手。從此得到目錄之學。自知那一門學問該讀那幾種書。這是在下終身不忘的得益老師。因此雖未學醫，那內經早已當作子書看過了。傷寒金匱本草，也大概瀏覽過了。一到立志學醫的時候，知道傷寒金匱是中醫第一要書，便從此入手。對於醫書，儘量買，儘量看。無論那部書，看了一二頁，便知此書的長短。例如張志聰的書，好比高頭講章的酸秀才，咬文嚼字，不通世情。陶節庵吳又可的書，好比持籌握算的大腹賈，熟悉行情。時嫌儉俗。

看來看去。中國書中。佩服徐靈胎柯韻伯尤在涇諸君。日本書中。佩服丹波元簡父子。其後又得吉益東洞書。益信古方。得淺田宗伯書。不廢時方。而且所從學醫的老師是惲鐵樵先生。頭腦比並世中醫爲清楚。一方面在覽德軒善堂看送診。每天有三四十病人。供我診察。六七年來。教學相長。造詣到現在的境界。雖不敢誇妙手回春。也不致於草菅人命。更不敢把些果子藥方搪塞敷衍。這是在下從事醫學的經過情形。一字不敢虛假。可笑近年上海出了位學識經驗一時無兩的名醫。吃在下批評過他的無兩學識。懷恨起來。在他機關報上。說「陸某學醫不過六七年。」其意以爲六七年的醫學。不配批評無兩學識。而且惟恐人家誤認陸某是箇老醫。所以說破只得六七年。他那知道「六七年」的話。在下早經自己宣傳。並不隱瞞。又不知道爲學方法。以爲學問的淺深。只以修學年歲爲比例。又不想想自己學醫共有幾年。學的功課是些什麼東西。原來他母校裏學的內經。是薛生白的醫經原旨。傷寒金匱是醫宗金鑑。就算埋首用功。已經見不到古書本來面目。這還罷了。還有什麼

醫學三字經。本草便讀。都是他所修的無兩學識。論他年齡。未進他那母校之前。想必在小學校裏唱「梅花掃臘」罷。（後來又有人說。他在那母校裏。終日在外邊三朋四友。招攬閒事。做律師跑街的生活。並不用心功課。好在那箇學校是不問成績的。挨到年頭。自然算畢業。）這樣胎毛未乾的黃口孺子。想同在下較量高下。真所謂「蚍蜉撼大樹。可笑不自量」了。不過他本是鼠一般趕無人處偷竊作鬧的東西。如今敢這樣放肆。這就是所謂非同小可的原因。教在下灰心。不肯載筆的緣故了。原來無兩在他機關報上誹謗在下時。在下不合聽人挑撥。託律師向臨時法院遞了一狀。等到傳審時候。在下早把日期忘記了。沒有到庭。無兩卻招了他們一派黨與。在法庭上作證。於是判決了無兩無罪。這原不值什麼。但是一推考那些作證的人。他是擾了無兩一席酒。也因為在下平日的言論太鋒芒。無形中得罪了他們。所以肯替無兩撐腰。這要怪在下自己不好。做醫生。自願自吃口飯算了。中醫學說的腐敗。人物的卑鄙。與我什麼相干。要我大聲疾呼呢。爲了學術的存亡。卻自己招得

一身怨毒。這是何苦來。因此就有些灰心。不大高興說話了。此案報上宣布（當然也有大菜效力在內）之後。接得不少慰勉的信。浦東李君融之。因為忘卻了地址。沒有作書答謝。在此附帶向李君道歉。

不但如此。上海中醫界裏活動的人物。什麼醫會的會長委員。都是清一色一派。在下雖然也在上海。自恨多了些學問門徑。科學知識。少了些吹牛拍馬。交際應酬的工夫。當然格格不入。擠不進隊伍去。遇事又太徑直。眼見一班中醫健將。張口說「神農岐黃。相傳四千年。」「西醫長於解剖。中醫長於氣化。」在下以為如此說法。正是授人以柄。自暴其短。曾經自告奮勇。凡有對付西醫的文字。不妨由我擬稿。由諸公出名。可以少出紕漏。無如他們聽了。卻有兩種懷疑。一是防我奪權。二是完全用了我的學說。他們怕無立足之地。因此在下愈熱心。他們愈痛恨。全國大會的成立。他們費了多少苦心。造成偌大地盤。詎奈許多外埠代表不識相。把陸淵雷也推舉為執行委員。打破了清一色紀錄。不免加上一種嫉忌。第二次開大會時。他們不

過弄箇小小玄虛。造些假徽章。場上增添些假代表。吃在下小題大做。當場揭破出來。便格外把在下恨得牙痒痒地。在下與幾位同志辦的國醫學院。小有聲譽。一色派的兩校。不免相形見絀。要知這學院的稍有起色。原不是在下下的力量。全靠院董院長。與徐衡之章次公諸君的合力撐持。他們卻認錯了道路。以為擒賊擒王。打倒了陸淵雷。國醫學院便不打自倒。因此。無兩的誹謗案發生。那些健將便盡湧地出庭誣證。若不為打倒在下。無兩不過他們隊裏的後生小子。他們決不肯如此賣力。諸君試想。在下因為怕是非。纔做醫生。如今反弄得是非聚於一身。這是何苦來。照這樣下去。還有可怕的事情在後呢。上海的醫會。早經名目繁多。一色派的健將。早經身兼數職。阻勉從公。平時替會員代辦登記。代領執照。成績大有可觀。新近又發起一會。規模很大。在下姑且叫他新會。新會的發起人。倒是一位忠厚長者。但苦眼睛裏分不出賢愚。做事沒有煞斷罷了。春夏之交。有位有體面的會員。不知怎的。人家說他藥死了人。大起糾紛。新會裏挺身而出。把這風波平息下去。在下何從知

道的呢。那天晚上我一朋友。他家中人說「吃大菜去了。因為會裏替某君平息了風波。今晚某君請客謝將。」過了幾天。新會發出開會通告。在下面是照例不到的。又過一天。寄來議決案特刊。約記得有幾樁。(一)同會會員所處藥方。無論如何。不得向病家非議。(二)如有刁詐病家向會員索詐。他會員須一致互相擁護。(三)如有醫家與病家之糾紛。由會向各報館疏通。勿遽登載。(四)擬用病家信任委託書。大致是委託某醫診治。生死無悔的意思。(以上四條。約略記得如此。原文不能悉記)。在下心知這種議案。當然因那體面會員有過風波。懲前毖後。想出的方法。這方法是否適當。在下不敢妄議。只是醫會發起的如此多。做的事又如此轟轟烈烈。當然是好現象。到了夏天。在下的隣近。有箇外科醫生。附近很有微名。那天治一小孩外症。刀下暈厥。登時死了。病家不肯放過。聲張起來。那醫生馬上被衛生局吊銷了執照。據人傳說。這醫生也經新會會員的介紹入會。也曾繳會費當會員。所以出了事。他就援前例。向會聲訴。請求援助。只因與會中諸頭領沒甚交情。會中置之不理。這

樣看來。會員盡了同等的義務。卻享不到同等的權利。須要看交情起。幸虧這外科醫生不過沒交情。只落得箇不理。倘與頭領有些嫌隙。說不定還要落井下石。倘使是頭領們欲得甘心的人。就沒有病家的交涉。也許會生出風波來。因為他們既會出人於罪。也會入人於罪啦。這樣一看。在下便不寒而慄了。醫生須不是閻王。饒你本領高強。醫一百箇。那裏活得五十雙。在下用的藥。又都是些麻桂薑附。芩連膏黃。不像一色派的豆豉豆卷。焦梔石斛。中醫又學說不統一。沒個評議標準。倘有在下醫不好的人。任憑拿張藥方。都可以入人於罪。這話似乎是神經過敏。然而君子見微知著。詩所謂「憂心悄悄。慍於羣小。」那得不深自韜晦。明哲保身呢。在下本想從此不問外事。只管治病讀書。吃飯睡覺。至於謬說的流傳。庸流的奔競。學術的顯晦。中醫的存亡。什麼都不管他。如今讀者諸君。既殷殷屬望。只得戰戰兢兢地賡續下去。說些個人的心得。對於醫界裏的魑魅罔兩。不敢再鑄禹鼎了。還有一層須聲明。國醫學院與自強醫刊。雖然意氣相投。卻是各辦各事。自強報登載諸稿。國醫學

院事前既不授意。事後亦不過問。自強醫刊以前是徐庚和主辦。託了院中一個學生收發。就在宿舍中做事。庚和商量於學院門首掛塊報館牌子。學院因他不佔房屋。就允許了他。如今是唐景韓主辦。連牌子都喬遷了。前幾期登載盧君宗強的樣本。與學院的講義。都是庚和主動。學院非但不授意。而且並不把講義給他。庚和是學院畢業生。他自有講義。不須向學院索取。最不好的。還有幾篇議論盧君的稿子。事前不但在下不知道。學院諸同人俱不知道。在撰稿的人。也許誤認盧君是一色派人物。他們在學院中。受過一色派多少排擠。未免悻悻。其實盧君是廣東人。在下曾見過。其人誠篤長者。其學說雖完全舊說。亦頗醇粹。不像某氏醫宗八卦生理等之笑話百出。附記於此。以告讀者。及前期撰稿者。以上所記。如有虛偽。在下是自墮人格。本篇的題目。要說桂枝的用法標準。如今篇幅已長。景韓需稿已急。又當學院開學期間。在下格外無暇。求諸君寬假一月。下期一定單刀直入。不復迂折。並不是在下賣關子。○以上第九期庚午九月出版

桂枝誰都知道是發表解肌辛散之藥。惟有吉益東洞的藥徵。說得很別致。他說「桂枝主治衝逆也。旁治奔豚頭痛發熱惡風汗出身痛。」現今日本醫藥界裏。桂枝治衝逆。已成普通常識。我們中國人聽了。不免要疑為胡說。但東洞說的藥性。都根據傷寒金匱而來。絕對不是杜撰。如今姑拈出兩條。便知桂枝治衝逆的。確是仲景遺法。傷寒論云。「太陽病下之後。其氣上衝者。可與桂枝湯。若不上衝者。不得與之。」可見用桂枝湯的標準。是上衝。桂枝湯以桂枝為主藥。可見上衝就是用桂枝的標準了。傷寒論又云。「奔豚。氣從少腹上衝心者。與桂枝加桂湯。」這一條。金匱要略裏也有。奔豚的主證。是氣從少腹上衝心。而治之以桂枝加桂湯。尤可見桂枝是主治衝逆的藥品了。仲景的藥方。用桂枝的。倒有十之七八。可見仲景之用桂枝。等於上海醫生的用豆豉豆卷。簡直是家常便飯。讀者諸君。倘把傷寒金匱細細一翻。就知道藥方中用桂枝時。他的病證多半有衝逆的了。在下鉤深索隱地用功。精光赤裸地公布。滿望對於中醫界裏有些小貢獻。可是名

震一方的時醫。決不會光顧到拙著。因為時醫生意興隆。有吃有喝。就使每天有幾個鐘頭的診餘之暇。也要想些消遣法。陶情適意。排除他一天的辛苦。至於青囊祕術。業已足用有餘。誰耐煩看這勞什子的醫藥雜誌。惟有知識階級中的人物。家裏眷屬。曾經病魔纏繞。嘗遍了西醫的科學療法。覺得效驗不多。嘗遍了中醫的氣化妙術。又覺得言不入耳。很想研究些醫藥常識。備而不用。免得臨時慌張。偶然見到在下這種不中不西。非驢非馬的論調。轉覺恰配胃口。不住地點頭。又有許多時醫門下的高足。懸壺伊始。主顧未多。尚肯虛心。自求進步。也有把醫藥雜誌當作正經功課的。見到在下的議論。覺得與師傅的老套法兒大相逕庭。不免背地裏批評起來。「醫藥須臨證實驗。讀死書是不中用的。豈不聞讀書十年。天下無可治之病。桂枝治上衝。就算仲景書中有考據。倘若據以施治而不效。豈非等於紙上空談。像敝業師那樣門庭若市。從不見他用過桂枝。仲景常用桂枝。想必是古今人體質不同。或者是南北方地氣殊異。我們現代的江南人。這種大熱藥。誰敢嘗試。」不錯。醫學

重實驗。不專尚考據。可是像時醫的傳說。把桂枝當做大熱藥。不敢嘗試。那就一輩子沒有實驗的機會。一輩子不省得桂枝的妙用了。在下對於桂枝。可說千嘗萬試。統計他結果。雖有用得不中病的。卻罰呢也不見大熱的流弊。更沒有吃桂枝吃死了的。如今把在下的實驗。說幾樁出來。諸君照樣去用桂枝。請放一千二百個心。倘或熱壞了。在下可以拍胸脯賠償。在下未學湯液之前。曾先學過針灸。那位針灸老師替人治病。有時也開藥方。卻是完完全全的古方。那天在下偶患感冒。欬嗽很利害。去請教老師。老師說是膀胱欬。開了一劑桂枝湯。加三錢象貝。三錢杏仁。桂枝白芍也是三錢。叫吃兩劑。在下因為從未吃過桂枝。懷著好奇心嘗試心。照單煎服。但覺十分香甜可口。服完兩劑。欬嗽居然好了。絲毫沒有熱象。在下幼年在鄉間。體弱多病。鄉醫斷定是什麼內熱體氣。吃起藥來。總有一味鮮鐵皮石斛。計十三歲以前所吃石斛。不折不扣。總在十斤上下。今番兩天之內。吃下六錢桂枝。不覺其熱。從前耳濡目染。把桂枝當作大熱藥的觀念。從此一掃而空了。後來從惲鐵樵先生學湯

液。讀傷寒論。其時憚先生治病。不大用經方。對於桂枝。尤其十分把細。往往很顯明的桂枝證。他老人家只用一分桂枝。旁邊還注上四箇小字。叫做「泡湯煎藥。」意思是叫病家先用開水泡桂枝。然後揀出桂枝渣。把這湯來煎其他藥味。在下問爲什麼這樣煎法。憚先生說。「用桂枝曾經跌過筋斗。不敢不把細。」在下呢。因爲自己吃過六錢。又見到吉益東洞的書。深信經方的奇效。等到自己動手治病。便躍躍欲試起來。諸君。做醫生的把病人當作藥把子試驗。這原是不道德的事情。若要試驗藥效。最公平是自己吃。吃掉了性命。也好死而無怨。若把外來病人做試驗品。豈非與北平最著名的某醫院一樣不仁呢。可是自己吃藥。先須要自己害病。若使無病時空吃。那裏看得出這味藥治病的效驗。可恨賤軀從十五六以後。漸漸頑健起來。輕易不肯害病。簡直沒有試驗的機會。沒奈何。只得把病人試驗起來。不過雖是試驗。卻根據了仲景的成法。東洞所考徵。絕對不是盲人瞎馬。無的放矢。還有一說。卽算存心不作試驗。規矩矩治病。那麼。「幼而學之。壯而欲行之。」既讀了仲景東

洞的書。除卻仲景東洞之法。還有什麼別的標準呢。這樣一想。心君泰然。遇到可用桂枝的病。放膽儘用。分量少則一錢。多則三錢。通常總是一錢半。用法。也有因衝逆證而用的。也有因成方而用的。（如桃仁承氣湯桂枝茯苓丸等。）卻從來未見吃壞了的。而且在下的試驗。有一件特別便宜機會。你道是什麼。原來普通病家。吃了甲醫的藥。覺得不對時。明天便另請乙醫。所以甲醫用藥的不對。甲醫自己永遠不會知道。在下卻在一箇小小善堂裏送診給藥。來者都是貧苦階級。即使服藥不對。苦於無錢另請高明。只得依舊來請教在下。在下把前次的原方留下來。查問服藥後情形。若是服藥後病勢大減的。或服藥後病勢有大變動。（卽所謂暝眩）隨卽病勢大減的。就在原方上打上兩個圈兒做記號。服藥後逐漸減輕的。打上一圈。服藥後病勢轉增的。打上一叉。不變不動的就不做記號。如此記了一個月。把出來統計。打雙圈的只有十分之二。單圈的卻有十分之五。又兒的也有二十分之一。其餘是無記號的。至於服藥後霍然全愈的。不來復診。不能叫他送還原方。就不在統計之

內了。讀者諸君要開口批駁了。「陸淵雷休得誇口。病人吃了你的藥。也有馬上嗚呼尙饜的。這原方上本該打上兩箇叉兒。只是死屍也無須復診。你也不在統計之內了。」諸君不消費心。陸淵雷藥死的人。自有公安局統計得明明白白。因爲上海改稱特別市後。市政府的工作非常努力。公安局恐怕市民有被人謀害。匿不告發之弊。凡遇裝棺材出棺材時。局裏印有報告表格。須由診治過的醫生簽字蓋章。證明因某種疾病而死。在下平日施診。夏秋間常每日三四十號。深秋以後。至少也有十餘號。自從公安局立下死亡報告書的章程以後。喪家拿我藥方。來簽字蓋章的。屈指不到十人。其中死得出於意料之外者。只有一大箇中年男子。其病胸脅苦滿而嘔。在下開了一劑小柴胡湯。服藥後不到兩小時死了。弄得在下莫名其妙。後來打聽。方知其人本患某種急性熱病。剛剛輕快些。便動了房事。因此復病。可是診察時病人病家俱未實告。在下也自慚脈理膚淺。三箇指頭上診不出是女勞復。白白地送了一命。至今心上抱歉。其餘死的。都是久病重病。早經說明性命危險。不足爲

異。切記得有一死者。是五十餘歲男子。來診時不過自訴精神不佳。渾身無力。診察得脈結代。心動悸。肌膚有營養不良之狀。老話所謂「陰虧之極」。在下開了一劑復脈湯。方案末兩句是「雖行動如常。卻危險萬分」。過了三天。拿死亡報告書來簽字蓋章了。

吹牛標榜。希圖推廣生意經。在下最是引爲深恥。不屑做的。諸君讀在下的醫學文字。不止一天了。在下對於治病成績。可曾吹過一次牛。如今要公布用藥標準的實驗。爲取信於讀者起見。故敢不避嫌疑。先說一說治病情形。這是希望讀者諸君自己會用藥。不是在下自己吹牛拉生意。差可以告無罪吧。

桂枝治衝逆的實驗。今年春間。遇到很顯明的兩案。一案是二十餘歲壯盛男子。來診時。兩人扶綽而行。看他呼吸。運頭顱肩背一齊動搖。油光光的一臉極汗。自訴胃氣痛。困苦欲死。歷數醫。痛愈劇。細問痛發情形。乃小腹右邊先起一塊。漸大漸上攻而痛。在下告以此非胃氣痛。特奔豚耳。病家問「諸醫一律斷爲胃氣痛。先生云何

說是奔豚。且奔豚之名。未之前聞。世豈有此病耶。」在下告以「胃氣痛但痛而已。此則疼痛之外。腹中似有氣上衝。更爲難受。」病人雖不能言。聞言亦點頭首肯。病家乃問「性命可保否。務請直說。」在下大笑告之曰。只喫我的藥。不許亂喫別的東西。倘若有人見了我的藥方吐舌害怕。休得睬他。如此依我施治。倘或死了。我可以自己償命。病家亦知重病須重藥。表示唯命是聽。乃與桂枝加桂湯。桂枝用五錢。隔了一天。病人走來復診。已氣息安和。語言無阻。惟隱隱小痛未全止耳。原來在下治病的善堂給藥。與近地兩家藥鋪訂了合同。憑條付藥。限定每條一劑。這兩家藥鋪。看慣了在下的經方。到也恬不爲怪。那人取服一劑後。一身大汗。奇臭非常。痛與衝逆便好了大半。覺得藥方對。明天自己掏腰包連一劑。卻換了別一家藥鋪。藥鋪裏一見五錢桂枝。咕噥著說。「那裏來的野郎中。桂枝可以用五錢的麼。這藥怕喫不得。」病家告以「業已喫了一服。病都好了一大半。你省得什麼。」藥鋪纔照配給他。於是復診。把方減輕些。加些大黃通了大便。完全復原。後來過四箇月光景。又發

一次。遠不如前次之劇烈。喫了一服三錢桂枝。馬上全愈。至今不復發。

還有一案。是一家小本經商的江北人。來報急病。要求拔號出診。去時。見病人是四十歲左右的婦女。盤膝坐在地版上。三數人扶持之。閉著眼睛張著嘴。面赤筋脹。渾身大汗。望他胸脯的呼吸。只見一陣陣上氣。不見下氣。撫他下頰。試使閉口。則僵硬如石。再也閉不攏來。摸他肚子。皮肉一塊塊虬結起。形狀委實可怕。熱度大概高起一度左右。脈象舌色。卻甚平和。方持脈時。旁人慰之曰。「先生來了。來搭救你。你有命了。」病人則張目微仰其頭。作困苦求救狀。告以「病尙可治。安心服藥。可以即愈。」則復閉目俯頭。作安慰感謝狀。因其聞言能表示態度。知其神志自清。並非中風腦出血。細問既往症。據云。十前以前有宿病。常常發厥。十年之內久不發。近因新孀幼女。時時啼泣。頃中飯時忽然淚下。放下飯碗。即便發厥。自始發厥至診察。不過兩小時。在下因其病有發作性。斷爲藏躁。又以其衝逆攣急特甚。遂用甘麥大棗桂枝加桂湯合方。桂枝用四錢。明日上午。病人安然來復診。適門診甚擁擠。病人與其

他候診者雜坐閒談。喉嚨甚高。滿耳朵「拉塊拉塊」。聽得在下煩躁起來。戲之云。「替你醫好了病。不知言謝。反來高聲拉塊。是何道理。」因問其服藥情形。據云。「藥下刻許鐘。即因倦思睡。扶上床去酣眠。黃昏醒來。病已霍然若失。」這兩案。皆是桂枝治衝逆的事實。在下因此格外聽信張仲景與吉益東洞。知他們決不哄人。○以上第十期庚午十月出版。

讀者諸君看了本期的題目（仍是桂枝）怕要詫異起來。小小一味桂枝。前一期裏已經說了四五千言。難道還沒說完。本期還得繼續說麼。照這樣說起來。一部本草怕一百年也說不完哩。諸君休得煩躁。在下並不是拉長調。充篇幅。實因桂枝是用途最廣的要藥。卻被市上俗醫當作大熱猛烈之藥。習非成是。造成空氣。弄得稍知藥性的病家。一見藥方上有了桂枝。便畏慮不敢照服。甚而至於強迫他服了。服後病好了。還說在下打重拳頭。行險僥倖。不可為訓。社會上有了這種風氣。請問不痛不痒的豆豉豆卷。那裏會消滅。仲景的方法。那裏會推行。中醫那裏會顯真成績。那

得與西醫較量高下。醫藥療病救死的目的。那裏會達呢。在下抱著振興中醫。悲天憫人的弘願。不肯和光同塵。說幾句「中醫長於氣化。西醫長於解剖」的渾話。又見不痛不痒的豆卷豆豉。正在掌著中醫的旗幟。狂吹大叫。人人想做中醫的「迭克推多」。結果。丟盡了中醫的臉面。滅盡了中醫的威風。在下若不把中醫的道地貨表揚出來。社會上必以為中醫不過爾爾。中醫學怕真要滅亡了。因此。借了一味桂枝。矯正中醫的錯誤觀念。話便說得多了一些。至於陳陳相因的老套話。決不敢鈔襲片詞隻字。消費讀者諸君的金錢時間目力腦力。

用桂枝的標準是上衝。前一期業已說完了。至於上衝與發表解肌的關係。比較的深奧些。這是學理方面的事。不是技術方面的事。已在拙著「傷寒論今釋」裏說明。本篇也就不說了。本期所說。是與桂枝同體異物的肉桂。桂枝是桂樹（不是江浙一帶的木樨花）的細小樹枝。切開來。裏面很硬很白的幹兒。外面絕薄一圈。很紅很香的皮兒。他的有效成分（舊說所謂氣味）就在皮兒上。肉桂是桂樹大幹上剝

下來整塊的厚皮。足有二三分厚。不帶些微樹幹。依照植物生理學。多年生的喬木灌木。他的軀幹。一年便長大一圈。年數多了。中心白色的所在。俱是死過了的老骨殼。不過借他挺硬之力。把樹身撐將起來。生機卻在外面一層樹皮上。空曠處的白果樹。往往從樹心裏自己發出火來。燒剩一箇空殼。只要樹幹沒有上下燒斷。便依舊枝葉扶蘇。年年開花結子。若使一顆合抱不交的大樹。用鋸子周圍鋸這麼四五分深。不鋸斷樹幹。雖依舊高聳入雲。卻從此枯死。再也不會柳青了。這都是數見不鮮的事實。可知樹皮是樹木的生命所寄。不容輕易剝去的。肉桂既是桂樹的厚皮。采藥的村農。不懂植物生理。不省得上下左右一塊塊交互挖取。一味地貪多務得。一剝一箇罄盡。這樣剝一回。便得斷送一株桂樹。不比桂枝。折完了明年會重新鑽出來。因此肉桂的價值。比桂枝高起百倍。上海藥鋪裏最上等的肉桂。值一百換。即每兩一百元。普通將就用的。也要十五換二十換。可是肉桂的效力。自然比桂枝來得厚。用四五分。儘能有效了。桂枝卻不然。中間佔分量的是枯死的白幹。有效成分

只絕薄一層紅皮。用少了當然無效。在下家住川沙。是江蘇沿海的小縣。前幾天老父抱病。在下回家侍疾。藥方中用二錢桂枝。煎時一點不覺香味。檢起藥滓看時。那桂枝足有毛筆管那麼粗。自然皮少幹多。效薄而不香了。上海藥鋪裏桂枝。最粗的不過像抽水煙的紙煤那樣粗。用一錢煎起來便噴香。唉。藥材的精粗。相差這麼樣遠。做醫生的處方命量。某藥幾錢。某藥幾分。自以為輕重適宜。君臣佐使配合得盡善了。那知藥力厚薄的權衡。實際上操之於藥鋪的進貨員。說破了。真是啞然自失。這樣看來。中國藥若不提取有效成分。而先要一味味規定他最低量最高量。真所謂紙上空談了。

肉桂是桂樹幹上的皮。桂枝是桂樹細枝。有效成分也是皮。枝幹雖殊。為皮則一。功效當然不能大異。只是現在市醫的觀念。桂枝是發散藥。肉桂是溫補藥。立於相反的地位。偷從書本子上研究。本草經有牡桂菌桂兩味。人們總以為一味就是肉桂。一味就是桂枝。若問牡桂菌桂孰為桂枝孰為肉桂。說的人便主張不一了。而且本

草上兩味的主療。也看不出什麼別異的所在。仲景書中。只用桂枝。既無牡桂菌桂之分。也沒有什麼肉桂。假令現在的醫生。藥方上開了牡桂或是菌桂。藥鋪裏包管會退回問訊。因為藥鋪朝奉只識肉桂桂枝。不知牡桂菌桂故也。那麼。本經上的名目。徒亂人意。只索丟開。還是研究桂枝肉桂罷。仲景用的一律桂枝。到千金方外臺祕要裏。便很不一律起來。有桂。有桂枝。有肉桂。有桂心。在下曾經發過獸。把千金外臺澈底翻檢。一一與仲景方比較。比較的方法。寫桂枝的不必說。是桂枝。寫桂心肉桂的。就姑且當他現在的肉桂。單寫桂的姑且提開一邊再討論。豈知翻檢了兩天一夜。弄得頭昏腦脹。結果絲毫沒有頭緒。尤其是外臺祕要。格外夾雜。例如一個桂枝湯。他卻先後復出好幾處。一處寫桂。一處寫桂心。也有寫肉桂寫桂枝的。這樣要辨別他異同時。豈非問道於盲麼。唐以前的古書上。既考不出桂枝肉桂之異。所以吉益東洞在藥徵上爽快說道。「桂枝也。肉桂也。桂心也。一物而三名也。」不過這話也有語病。肉桂與桂心。可以說是一物。因為把肉桂去掉外面的枯皮。裏面的嫩皮。只用中心油多香烈的一層。就叫桂心。至於桂枝與肉桂。分明形態不同的兩種東西。怎能說是一物呢。若說「桂枝也。肉桂也。桂心也。本出一樹。其效同。」則無語病矣。

金元以後的醫家。說病理則五行運氣。說藥效則氣味厚薄。其實是一派空談臆測。千百言中難得一兩句有實理的。偏生這一派學說。深入人心。牢不可破。這確是中醫學日趨退化的大原因。關於桂枝肉桂。李東垣說過一番話的。他說。「氣之薄者桂枝也。氣之厚者肉桂也。」(即肉桂)氣薄則發泄。桂枝上行而發表。氣厚則發熱。桂肉下行而補腎。此天地親上親下之道也。不知桂枝的有效成分也是皮。在樹上未剝割時。本與肉桂接連一片。沒有什麼氣薄氣厚的分別。不過桂枝帶著許多無氣味的白肉。一樣用這麼些分量時。覺得桂枝味薄。肉桂味厚罷了。假使用大量的桂枝。他的氣味也會厚。用微量的肉桂。氣味也會薄。據他說桂枝上行。那麼前一期裏記的兩箇醫案。上衝何等利害。用了上行的桂枝。怎的反平降下來呢。這樣看來。

「桂枝上行」簡直是無稽之談。桂枝與肉桂。一樣治上衝。不過桂枝宜用大量。肉桂宜用小量。大小之比。總須四五倍以上。才行。

現在的醫家病家。以及藥鋪朝奉。深信東垣之論。——這些醫家。也不見得真讀李氏書。不過有此觀念而已。——總以為桂枝是發表藥。肉桂是溫補藥。若使在下說給他們「桂枝肉桂一樣功效。」包管看得見博浪鼓一般地搖頭。千百箇不信。這也無可如何。在下呢。很想效法外臺祕要。把桂枝肉桂任意混寫。可是有些顧慮。不敢

孟浪。譬如麻黃湯桂枝湯青龍湯葛根湯等解表藥。有了桂枝。病家便已躊躇不敢服了。若使寫上一味肉桂。一定被人罵得狗血噴頭。「外感風寒的病。用溫補藥把那氣補住了。豈不要送命。」因此。解表藥中的桂枝。在下未敢用肉桂試驗過。至於

八味丸復脈湯等。照現代的規矩。必須用肉桂的了。在下卻常常代以桂枝。結果依然有效。並不會出汗掏虛身子。甚而至於桃仁承氣湯桂枝茯苓丸等。桂枝肉桂任意亂用。不過分量注意。其功效也一般無二。可知外臺祕要把桂枝桂心肉桂亂寫。

其實無須分別啦。

桂枝肉桂。總算都說完了。還要說說煎煮收藏的法子。凡是芳香的東西。他的成分總屬揮發性。容易向空氣裏逃跑。因此。芳香藥不可久煮。收藏時須密密蓋塞。勿令泄氣。醫生用薄荷時。旁邊一定注上「後下」兩字。他們只知道久煮無效。不知是芳香容易揮發完的緣故。這叫做「行矣而不著。習焉而不察。」也不要怪他。用肉桂時。或是丸吞。或是末沖。多半不煮。這方法都很對的。獨於桂枝。因為是不值錢的東西。夾在成把藥料裏亂煮百沸。不管他有效成分揮發掉。這就可商之至。在下主張。凡是芳香藥。都得後下。香味愈烈。愈不耐久煮。鐵樵先生用一二分桂枝。泡湯煎藥。諸君試想。一泡就出來的東西。一定是最善揮發的成分。再經擦出桂枝久煮。那桂枝成分不要揮發完麼。所以這泡湯煮藥的法子。小子卻不敢效顰。至於藥鋪裏收藏方法。只問價錢貴的。使用磁器密蓋。賤的就當風散置。因此麝香冰片的收藏法是對的。薄荷桂枝的收藏法便不對。上文說的二錢桂枝煮不香。一半因為幹兒

其實無須分別啦。

桂枝肉桂。總算都說完了。還要說說煎煮收藏的法子。凡是芳香的東西。他的成分總屬揮發性。容易向空氣裏逃跑。因此。芳香藥不可久煮。收藏時須密密蓋塞。勿令泄氣。醫生用薄荷時。旁邊一定注上「後下」兩字。他們只知道久煮無效。不知是芳香容易揮發完的緣故。這叫做「行矣而不著。習焉而不察。」也不要怪他。用肉桂時。或是丸吞。或是末沖。多半不煮。這方法都很對的。獨於桂枝。因為是不值錢的東西。夾在成把藥料裏亂煮百沸。不管他有效成分揮發掉。這就可商之至。在下主張。凡是芳香藥。都得後下。香味愈烈。愈不耐久煮。鐵樵先生用一二分桂枝。泡湯煎藥。諸君試想。一泡就出來的東西。一定是最善揮發的成分。再經擦出桂枝久煮。那桂枝成分不要揮發完麼。所以這泡湯煮藥的法子。小子卻不敢效顰。至於藥鋪裏收藏方法。只問價錢貴的。使用磁器密蓋。賤的就當風散置。因此麝香冰片的收藏法是對的。薄荷桂枝的收藏法便不對。上文說的二錢桂枝煮不香。一半因為幹兒

桂枝成分不要揮發完麼。所以這泡湯煮藥的法子。小子卻不敢效顰。至於藥鋪裏收藏方法。只問價錢貴的。使用磁器密蓋。賤的就當風散置。因此麝香冰片的收藏法是對的。薄荷桂枝的收藏法便不對。上文說的二錢桂枝煮不香。一半因為幹兒

法是對的。薄荷桂枝的收藏法便不對。上文說的二錢桂枝煮不香。一半因為幹兒

法是對的。薄荷桂枝的收藏法便不對。上文說的二錢桂枝煮不香。一半因為幹兒

法是對的。薄荷桂枝的收藏法便不對。上文說的二錢桂枝煮不香。一半因為幹兒

太粗。一半也怕是鄉下醫生不用這味藥。藥鋪裏備而不用。積年累月放置抽斗內。香味早已揮發完的緣故。○以上第十二期庚午十二月出版

### 我們的敵高徒

自強醫刊

諸君倘或剛領教過尊夫人的嬌嗔薄怒。或是剛打過八圈麻雀。吃了人家一副五百和勒子。心裏有些不痛快時。讀了在下這箇帶些矛盾式（既稱敵又稱高）的題目。也許會破涕爲笑吧。「陸淵雷花樣真多。倒要看他又是怎樣一回把戲。」唉。諸君便樂了。可知我陸淵雷纔苦哩。從前的中國醫學月刊。現在的自強醫刊。在下不合一時嘴軟。對主辦人許下了常期撰稿。忙得不可開交的人。稿子遲做了一二天。便信哩。電話哩。催箇不歇。若使只顧拖遲下去。那主辦人少不得大駕光臨。在下便得倒貼他香煙與茶。稿子還是賴不掉。說句奶奶經。「不知是那世裏短了他的。」今天早晨。照例洗臉刷牙之後。剛剛爬上診病桌子。病人剛伸出枯柴般的手。向脈枕上一靠。外面便送進一封郵件來。一看之後。乃是端端正正兩冊自強醫刊。雖然不敢

違犯郵局規例。裏面沒有夾著字條子。可是在下一顆心。已經卜突卜突跳箇不住。耳根裏好像是景韓的聲音。「陸先生。請你把用藥標準趕緊做下去哩。」好容易按定心神。看完了病。接著便是吃飯洗臉。還有生平深惡痛絕的大恭小便。也一件件催逼上來。以及日常幾樁應做的事。一一應付過去。冬天的日子真短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。索性吃了晚飯。便磨墨伸紙。還這筆墨債。要是調不到二三千字。這一夜便與衾枕無緣了。諸君你道苦不苦。可憐不可憐。

諸君可知道在下自出題自作文。爲什麼出了箇用藥標準的題目呢。實不相瞞。當初擔任了長期撰稿。自己想想。要是仿照外面畫起雲湧的醫書醫報。一把剪刀。一罐漿糊。剪剪貼貼。改頭換面。那麼。一晚晌便可編成挺大一部醫書。省力是省了。可是讀者諸君。目光如電。一朝西洋鏡拆穿下來。陸淵雷的小小牌子。便會弄得稀糊歹爛。與夫己氏一樣無聊了。要是不襲陳言。做得有精采些。休說是下筆成文。便每期找箇題目。也得爬耳搔頭。吸烟喝茶鬧箇不歇。這就覺得太麻煩了。想來想去。

還是一部本草。題目最多。什麼三百六十味哩。一千二百味哩。取之無窮。用之不竭。任便取一二味。拚著把自己些少小關子。無條件公布出來。也得一期期敷衍過去。再加上些嬉皮俏臉。把讀者諸君哄得笑口常開。便完了我的責任。如此辦法。又省事。又精采。有理有理。到底陸淵雷有出息。虧你想出來。得就是這麼玩吧……因此就做了那些用藥標準了。這法子果然不錯。扳上指頭一算。只得人參桔梗麻黃桂枝四味藥。已經敷衍過十二期。還博得諸君不少采聲哩。

話可是要說回來。用藥標準。究竟與藥物學有極密切的連帶關係。若講藥物學。我們那位又落拓又骯髒的貴友章次公。比在下要高明多了。我們做這勞什子的醫報稿子。既是撈不到一文大錢。多少總想響響名氣。這就好比名伶唱戲一樣。霸王別姬是梅蘭芳的拿手好戲。程艷秋不肯同時也唱。紅拂女是程艷秋的拿手好戲。梅蘭芳便不肯同時也唱。爲的是唱出來不如他人。怕因此壞了名聲。如今藥物學既是章次公的拿手好戲。在下唱起這用藥標準同樣的調調兒來。無論如何賣

力。那裏唱的過次公。若使讀者諸君說一聲淵雷不及次公。那纔值得嘔人呢。這樣說來。在下這箇題目。畢竟想得不大巧妙。老實說。以前幾篇東西。下筆時。要避免與次公的雷同。很出了幾身臭汗哩。卽如用柴胡附子的標準。在下是老早想獻醜出來的。可是翻出自強醫刊一看。次公的大作。業已登載過了。若使在下再做這兩味。其實翻不出什麼新腔來。不但如此。便是戲碼。也厭排得太重疊了。柴胡了又是柴胡。附子了又來附子。諸君不要聽得膩煩麼。今天晚上。除掉柴胡附子兩味。要想一味仲景常用的要藥。而時醫所不敢用不會用的。一時那裏想得起來。正在急得屁滾尿流的當兒。忽然起了下面兩箇動機。便臨時變更戲碼。來一箇「我們的做高徒」了。當在下抽著洋捲兒。扮著鬼臉兒。前面一張素紙。手裏一幹禿筆。找不出一味藥做題目的時候。一手翻著那冊早上寄到的醫刊。見江晦鳴君（這位仁兄的姓名地址很奇怪。怕就是江惠民。那又是我們的做高徒了。江君休得藏頭露尾。也請你把廬山真面現出）的建議。「蓋嘗聞人言。自強醫刊只談學理。不務實驗。爲

說空話之醫報。」這幾句話。很足以開在下的話匣了。不知那位說話的人。以為那幾種醫報是實驗的。是說實話的。是不是連篇累牘登載些手淫遺精白濁方子。以及女子子宮病等。就算實話麼。是不是登載些他人醫不好我醫好的醫案。病人既無姓名。又無住址。就算實驗說實話麼。說到這裏。又記起一件事來了。當年在下初登醫校講壇。在醫界裏原是箇悄沒聲兒的下等角色。奇怪那些學生。偏生太聽信在下的怪學說。弄得那些名教授恨如切齒。替在下定下兩句考語。叫做「只會空談。不會治病。」可是在下教醫書。一直到如今。居然在國醫學院裏膽大臉老。當起教務主任來。而且把那些一撥一跳的青年學子。要打要罵。擺佈得伏伏貼貼。學生的自身。以及家屬親戚。倘找在下醫病時。沒有法子推辭。只得硬著頭皮去醫。靠仲景菩薩的威靈默佑。總算沒有栽筋斗。要不然。現代的青年學生。何等調皮強韌。肯饒我空吹法螺。空擺威關麼。如今自強醫刊載著在下的文字。醫刊便也變成空談了。如今之計。要找些驗案登載呢。壁廚角裏檢些舊方帖。未嘗不可塞責。可是登載

活醫生驗案的玩意兒。已經各醫報做下模範。讀者諸君也早心領神會。知道是營業廣告了。在下何必拿著火腿向陰溝洞裏塞。這是在下請出做高徒的第一箇動機。

上海國醫學院的學生。那就是我們的做高徒了。他們在紅卍字會醫院臨診實習。在那裏。次公做中醫部主任。就由他負指導之責。在下只信任次公的學力。不信任次公的落拓。怕他貪懶。聽憑學生們胡亂藥人。不就軌範。於是出了箇「臨診一得」的題目。叫他們寫些醫案事實來。由我也指導一下。那個醫案。已會裏都有存根。假造不來。比出題作文。更來得硬碰硬。課卷收齊了。正在求疵索癥的批閱。衡之次公想著要印第三期院刊。叫在下做幾句。在下也爲省力起見。提議把這些「臨診一得」一律登上去。不過在批語中。稍微帶些對外的口氣。衡之次公贊成了。在下正自喜省力得乖巧。豈知自強醫刊又要做幾句哩。聞得報館裏的投稿家。有一稿兩投的妙法兒。又有什麼抄襲的妙法兒。在下何妨兩法並用。既抄襲。又兩投。這是請

出做高徒的第二箇動機。

有了這兩箇動機。便老實不客氣。直抄四篇。庶幾這一期的醫刊。又厚。又有實驗。說實話了。而且這些做高徒。都是在院的學生。沒有畢業。沒掛醫生招牌。當然沒有廣告的嫌疑。不過要聲明。這四篇。並不是挑選頂好的。只取他四種格式而已。（瑛案。原文取四種不同之疾病。）諸君欲觀全豹。請看「上海國醫學院院刊第二期。」至於在下的批語。因為要登院刊。不便做油腔滑調的白話文。只得調幾句文言。諸君休嫌沈悶。

還有晦鳴君所說的兩位主幹。徐庚和跑到日本去了。現在的景韓。他尊姓唐。醫刊上有唐景韓的醫室廣告。晦鳴君難道未見麼。這兩位。哈哈。也正是我們的做高徒哩。阿也。在下要想省些力。纔請出做高徒來。如今下筆滔滔。不覺又是數千言了。對不起。在下今晚偏要早些睡覺。再會。下文便是做高徒。一掀簾子。袍笏登場哩。○以上第十三期辛未一月出版

瑛案。自強十三期載母院同學臨診一得課卷四篇。此其序文也。課卷乃同學作品。故不錄入。此篇係接續用藥標準而來。此後用藥標準未曾繼續。自強亦旋即停刊。故編次於此。

陸氏論醫集四卷

定價國幣五元  
外埠酌加郵費

著作者 川沙陸淵雷

編纂者 嘉定沈本瑛

發行者 上海柘嶺路人安里  
陸淵雷醫室  
電話九三二八六號

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 
上海新開路羅慶里  
電話三三六〇九號

此書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剽竊

中華民國廿二年八月製版  
中華民國廿二年十月發行

▲陸淵雷診例▼

內科 婦人科 小兒科

門診一元六角

出診五元 路遠酌加

鄙人持菩薩戒。學菩薩行。貧病求診者。雖不名一文。亦一律診治。無分別心。但既以醫為業。不得不隨俗取資。雖定此例。仍隨人給予。並不爭論也。

寓上海柘嶺路人安里  
電話第九三二八六號

◎ 陸淵雷所著醫書 ◎

傷寒論今釋

用科學原理。解釋中醫之療法。雖自視未能愜意。已謬蒙讀者稱許。八大冊。定價十元。實售七折。郵費三角。本醫室發行。

金匱要略今釋

要略與傷寒論。同為張仲景書。然要略論雜病。範圍較廣。註解較難。故古今註傷寒者數十家。註要略者不及十家。今亦用科學原理解釋。體例同傷寒今釋。整稿將竣。不日付印。

醫報

係康君文煊主辦。鄙人但任撰稿編輯。定閱全年。連郵一元。上海嵩山路二十號醫報館發行。

陸淵雷招收遙從弟子  
傳佈科學中醫種子

採用現成書五種。編輔助講義三種。特編講義六種。凡醫療之知識技能。研究之根柢工具。皆略備焉。二年半學完。函索章程者。附郵票五分。寄上海牯嶺路  
人安里本醫室。

